

致敬，冬瓜山铜矿（散文诗）

□杨菊三

铜陵有色人的方向

在铜陵市郊,有一座名叫冬瓜山的丘岗,顾名思义,像煞冬瓜,形似、神似,憨厚、敦实。

早在上世纪50年代,就已探明冬瓜山属于特大型铜矿床,赋存深度上千米。1998年,冬瓜山开发在国务院正式立项,2004年10月建成投产,七条深井为当时亚洲铜矿坑采竖井之最。日采选铜矿石13000吨,采、选技术工艺先进,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,实至名归地被誉为亚洲第一矿。

别看冬瓜山其貌不扬,可它的内涵十分丰富。在掘地三尺以后,矿脉纵横交错,矿藏遍地开花。一个个巷道掘过去了,一眼眼深井掘过去了,虽然地底下没有阳光,缺少雨露,空气也不怎么顺畅,但无以数计的铜金属却闪耀着万世光芒,足以令人眼前一亮。

一寸一寸地掘,一层一层地刨。洞外有春秋,洞内无寒暑。就这么

一树榴花开欲燃

□沈顺英

小城夏天,是被街头巷尾的榴花点燃。那簇簇艳红,如陈年朱砂,红得恣意,红得张扬,在斑驳灰墙上泼洒出一片炽热云霞。

浅夏时光,正是石榴花开的时候。火红的石榴花,挂在石榴树的枝头,闪烁于葱蒨的翠绿之中。一朵朵红萼流光溢彩,像极了一团团燃烧着的火苗。那一份鲜艳夺目,那一份生机勃勃,叫人精神振奋。榴花红得恣意奔放,正是“微雨过,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燃。”

看着那满树朴素而热烈,火红而不张扬的花朵,一丝微暖的夏意已在心头荡漾。榴花是色彩的大派对,丰盛的色彩挤在一处,点缀在白色的村舍之间,美得汪洋恣肆。一树榴花,静立幽深庭院里,其态轻盈,其态俏丽,朦胧中深含一份蕴藉,轻风中,独占一种风韵。

榴花,没有玫瑰的娇艳,牡丹的华贵,茉莉的芳香,但它的热情似火更为贴近初夏的自然。榴花的影子投到粉墙上,悠然绘出一幅清玄幽寂的图,似古画,宣纸泛黄,枝影阑珊,留白写意,自生风雅。榴花,清新而不柔媚,蕴含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。

漫步老街,凝眸朵朵榴花,内心一片波光旖旎。花瓣被镀上金边,微风拂过,花枝轻颤,恍惚间,竟分不清是花在燃烧,还是阳光在燃烧。偶尔有花瓣飘落,坠在青石板上,为寂静的小巷增添几分诗意,引得行人驻足,忍不住弯腰拾起,细细端详这夏日的馈赠。

立夏时节,石榴花浅红变成朵朵小金钟,红绿相间且粗重厚实,而花头的部分却轻盈如绸,脉络细润光滑,娇媚的红花衬着叶片俏小翠绿树,形成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老家屋后有一棵粗大的石榴树。每到石榴花开季节,人们就围拢在石榴树下坐着聊天,结网,纺石绵。那时,人们喜欢在清晨或者傍晚,带着各自的新鲜事,相聚于榴树下。他们悠闲琐碎的谈话声,让人恍若隔世。这种亲切是简单的也是幸福的,让人体味到现世安稳,岁月静好。

有几位耄耋老翁在榴树下下棋,生活的各种滋味在他们的对弈中显得是那样平静,如一颗棋子跳来跳去。平和、干净

的空气,悠闲的时光绵软如绸,给人说不出的欢喜。

徜徉江南古镇,凝望老房子上的雕刻,喜欢雕刻上停滞着的、忘却时间的遗世之美。老房子上,缠枝、连缀的石榴也是常见的,石榴或镶于门楣,或嵌于窗棂,或踞于藻井,是那种直观的简单。感叹于古人生活的精致和艺术,将石榴花开的火红和榴开百子的幸福都融进了市井生活中。

石榴花是富贵的象征,历来被视为吉祥物。唐朝时有结婚送石榴的礼仪,送礼者祝福新婚夫妇早生贵子,将来多子多孙。石榴是亲友间馈赠佳品。有朋友寄赠水晶石榴,籽粒饱满,晶莹剔透,汁水丰沛。

“石榴花发街欲焚,蟠枝屈朵皆崩云。”生活在长街短巷、阡陌间巷的人们,拥有榴花的热烈谦和,以真实的笑容、热烈奔放的情操,给恬淡的日子平添几份情愫。榴花红艳,在这清浅初夏,为我们酝酿成熟而丰盈的梦。

榴花开欲燃,燃尽了岁月的沧桑,燃亮寻常日子的温暖与诗意。每一朵花,都是时光写给人间的情书,藏着不期而遇的美好,以及长长久久的守望。

讨要生活,集聚财富,以铜的信念、铜的坚韧、铜的精神,谋求幸福,拓展生路。

日采一万三千吨啊!于是,冬瓜山就成了铜陵人的骄傲,铜脉的方向就成了铜陵有色人的方向!

竖井·巷道

一口竖井,何止千丈!冬瓜山铜矿真的是将地下的工程做绝了。

索性乔装成一个矿工,去井下看个究竟,或者是把它当作一次采风,或者是把它当作一种猎奇,或者是了却一桩多年来的夙愿。

乘罐笼从海拔52米处下井,嗖嗖嗖地不用两分钟就到了负730米的中段巷道。这里没了高度,只有深度,其实深度就是高度呀;这里没了街道,只有巷道,其实巷道就是街道呀。竖井就这么一口,上上下下都得从这里集散;而巷道却四通八达,往往来来都得从这里涉足。

不要说竖井的简陋,这是多少矿工一锹一锹掏挖出来的啊!不要说巷道的质朴,这是多少苦力一寸一寸拓展而成的啊。

一口竖井,连接了地下宝藏;百条巷道,挽住了八方财富。

冬瓜山铜矿处处出彩

先前采矿,用的大多是铁锹、铁铲、铁锤,体力消耗大,开采效率低。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全部用的是挖掘机、装载机、运输机。矿工们循着铜矿的脉络,一挖一个准,一挖一大堆,不要说掘地三尺,就是翻它个底朝天也不在话下!

那是日产矿石一万三千吨呀!矿工们作业的地方,我们不得靠近,只能远远地观望。灯光在闪烁,马达在轰鸣,铲满一车嘟嘟地运到“小火车”上后,反过来又装上一车……

矿脉四处辐射,巷道四通八达。现代化的矿井不再是小脚女人般的扭扭捏捏,它的体魄大了,它的胸襟宽了。

排气管、通气孔都能恰到好处地安装,井下奋斗与井上作业并无二致。冬瓜山铜矿处处出彩!

铜陵,一个有历史含量的铜都

铜陵。溯临长江的一个城市,没有去追波

逐浪,倒与青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这里的山坡上流泻着铜,这里的沟壑中散布着铜,这里的地底下埋藏着铜。城市因铜得名,以铜而兴,采冶铜的历史源远流长,肇始于商周,兴盛于汉唐,贯穿于古今,走过了3500多个春秋,一跃而成为全国八大有色金属工业基地魁首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在采冶铜的过程中,铜陵人实现了三个“一”的重大突破:创建了第一个铜工业基地,炼出了第一炉铜水,打造了第一块铜锭。

作为中国的古铜都,铜历史典籍有记,铜文化坊间有传;西周的铜炼渣依然留存,汉代的古铜井依然完好,唐宋期间的青铜文物依然熠熠生辉。

难怪王安石、苏东坡会来此游历,留下动人的诗迹。而李太白见到宏大的冶铜场面,则慨然高吟一诗: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。赧朗明月夜,歌曲动寒川。

(杨菊三,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、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作家协会原主席。)



湖光秀色

李昊天 摄

父亲的厨艺

□扶 摇

陋,四周用芦苇固定,上面盖着一块油毛毡。厨房里只有一个煤球炉和一张长条桌子。就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,父亲开始揉面、擀面。然后,在圆形的面皮上均匀地抹上油,再撒上切碎的香葱和细盐。接着,他会把面皮卷起来,反复地卷、擀,直到面皮变得层次分明。最后,再撒上一把黑芝麻,把饼放进铁锅里煎制。不一会儿,那香气四溢的葱油饼便出锅了。那饼层次分明,金黄酥脆,咬一口满嘴留香。

我们兄妹几个总是迫不及待地围坐在桌子旁,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将葱油饼切成一块块,然后迅速地瓜分干净。父亲看着我们贪吃的样子,总是乐呵呵的,眼里满是慈爱。

除了葱油饼,父亲还擅长制作许多其他的佳肴。他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、入口即化;他炖的鱼汤鲜美无比,营养丰富;他炒的时蔬清脆可口、色香味俱佳……每一道菜都凝聚着父亲的心血和爱意。

每当父亲做饭时,我都会站在一旁,静静地看着他熟练地操作锅碗瓢盆,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拜与敬仰。

除了厨艺,父亲还有许多令人敬佩的优点。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,但毛笔字却写得很好。每年快过春节的时候,父亲总会抽出时间写十几副对联,送给我们上下两栋的邻居。

那时候的我们,特别乐意去送对联。因为每次送完对联回来的时候,口袋里都装满了花生糖、炒米糖、瓜子之类的零食。那时候的我们,心里美滋滋的,兴奋不已。

父亲算盘打得好,是单位的考勤员。父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,一丝不苟,每天都是最早上班,最晚下班。他说:“领导信任你,你就要以

身作则,不能徇私情,要对得起这份信任。”

后来,因工作需要,父亲被调到矿山劳保科工作。劳保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去僻远的山村看望退休工人,有时父亲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。回来的时候,脚上沾满泥土,头发和胡子也长了很多……尽管如此,父亲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

岁月无情,时光荏苒。渐渐变老的父亲,性格还是那样善良、隐忍,不愿意麻烦别人。记得有一次,父亲胃疼,在家忍了好几天,实在扛不住了,才到医院检查。医生说,父亲的胃溃疡差点穿孔。所幸当时哥哥及时把父亲接到上海医院做了手术,才化险为夷。

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,有什么事、什么病痛,都忍着,不愿意麻烦身边的人。

然而,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善良的老人。后来,父亲因心肌梗塞突然离世。我们兄妹几个都懵了,感觉天都塌了下来,悲痛欲绝。

现在,每每想起父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,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。父亲在世时,肯定也有过不舒服,但他却从来都不告诉我们。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,不愿意麻烦和拖累我们?可他的离去,带给我们的伤痛和愧疚,这一辈子也难以抹去。

父爱如山,深沉而伟大。父亲用他的一生,为我们遮风挡雨,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。他的厨艺,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,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and 爱。虽然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,但他的音容笑貌、他的厨艺、他的一切,都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.心中,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。



梦得和州

□朱斌峰

赴和县去浮沙圩湿地公园看长江,好客的主人将我们引入城中小公园内,走走停停间,迎面遇见一尊手执文稿、宽袖长髯、面容清癯、傲然而立的古代文人像——他莫不是这座以和为名的

小城、从古代而来的迎客人?这是刘禹锡的立像,近处有陋室公园勒石碑示。与其说是公共园地,不如说是通往历史深处的时光隧道。前有“陋室”,共三幢九间,正室三间,两厢各有三间,呈品字形布局,粉墙黛瓦、游廊环曲围合成树植葱茏的庭院。这座后人为刘禹锡修建的“陋室”,比当年大多了气派多了,不能再以“陋”名之了。由飞檐斗拱的大门入内,里间中堂悬有“政擅贤良”四字匾书,为模拟当年刘禹锡居此的场景。左厢为《陋室廉吏一梦得》的专题陈列,述其生平往事,右为其作《陋室铭》碑刻和书法。跟着解说员一圈逛下来,费时不多,就如在熙熙攘攘的尘世中匆匆拜访一故人。

刘禹锡,字梦得,唐代文人,曾被白居易称之为“诗豪”。据说,他因其母梦中所得,又因其母高慕治水圣王大禹,故以“锡”通“赐”而名之。这位大禹所赐之子,21岁中进士后,即平步青云,一路看尽长安花。可自唐贞元末年,他因参加“革新”运动失败,步入了辗转奔波的贬谪生涯。从湖南朗州而广东连州而重庆夔州,他于长庆四年(824年)夏,又走进了和州。据传,他先被安排在城南的江边居住,安然住下后,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房内:“面对大观观白帆,身在和州思争辩。”当地知县听闻不悦,又把他的住处换到了城北的河边,且只有一间半房子,刘禹锡毫不在意,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:“垂柳青青江水平,人在历阳心在京。”知县气急,让他搬回城中,只给了半间斗室。于是他就在那半间斗室里,写了那篇享誉千古的《陋室铭》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……”也有说,当时他忙于政务,无暇用心安顿一家居室。州府官员纷纷劝他,住进前任刺史的府衙内。然而他一直没有搬迁——贬谪生涯让他已习惯简朴隐匿的生活了。

无论是史实还是传闻。面对苦与难、悲与欢,刘禹锡显然是倔强的。当年,刘禹锡从朗州调回京都,曾作《游玄都观》诗一首:“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寓讽刺春风得意的官僚们之意,由此得了个“诗语讥讪”的罪名,被贬到更远的连州。十四年后,他再度回到京城长安,又作了一首《再游玄都观》:“百亩园中半是苔,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,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仍一副死不改悔的犟模样。

其实,这种“犟”

既源于坚守精神的卓然之姿,又源于世事豁达的人生态度。刘禹锡在离金陵不远的和州担任刺史两年,曾遭遇百年一遇的旱灾。他向唐敬宗上奏《谢上表》,请求减免和州百姓税赋。得到恩准同时,他组织赈灾抗旱、开仓放粮、救济灾民,又带领民众疏浚河道、清塘筑坝,维修水利设施,颇有政声。他于此写下了《金陵五题》,序曰:“余少为江南客,而未游秣陵,尝有遗恨。后为历阳守,跋而望之。适有客以《金陵五题》相示,迺尔生思,欷然有得。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,叹赏良久,且曰《石头》诗云‘潮打空城寂寞回’,吾知后之诗人,不复措词矣。余四咏虽不及此,亦不孤乐天之言耳”——“历阳”即和州古名。这五首诗中,无论是潮打空城寂寞回的石头城,还是旧时王谢堂前燕的乌衣巷、万户千门成野草的台城草,都以悲悯之情、讽喻之意,表达了人世沧桑的洞达和对富贵荣华的看淡。正因为心胸开阔和乐观自若,刘禹锡才有了倔强和不屈。这让他战胜了坎坷,战胜了磨难,以乐观的态度,度过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。享年71岁的他看尽千帆,归来依然是少年。

而其好友柳宗元因“贞元革新”被贬谪后,则形如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孤舟蓑笠翁,于千山鸟飞绝、万径人踪灭的茫茫大雪孤傲着,于飒飒江风中凄凉着,只活了47岁,就离世而去了。

在和州,离浮沙圩湿地公园不远处有一渡口名乌江。当年,西楚霸王项羽从垓下突围奔至乌江,乌江亭长已“舣船待”。他完全可以渡江脱险,却在“天亡我也,非战之罪”的呼号、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的长唱后自刎了。在项羽自刎的乌江故地,刘禹锡曾作诗《和州送钱侍御》:“乌江霸王恨未消,江东子弟多才俊,卷土重来未可知。莫叹乌江流水急,至今犹唱《大风词》。”凭吊项羽,有着对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英雄气短的遗憾——其实,人生有一陋室,一床、一凳、一桌,如有精神烛照,就会有心地轩敞的明亮,就会有随处逍遥的自牧。

今日,在和县公园内,观陋室碑廊,有书法家祝枝山、王羲之、米芾、董其昌、文天祥、姚孟起、于佑任、林散之等作品和集子,陈列于折尺形的玻璃墙橱里,将八十一个字的《陋室铭》书之铭之,反复传诵。也许人生就是这样,用狂草写一遍是一种况味,用楷书写一遍又是一种况味。那么,用何种书体笔意,才能真正写出梦得先生的一生呢?

张磊 作



余兴 作